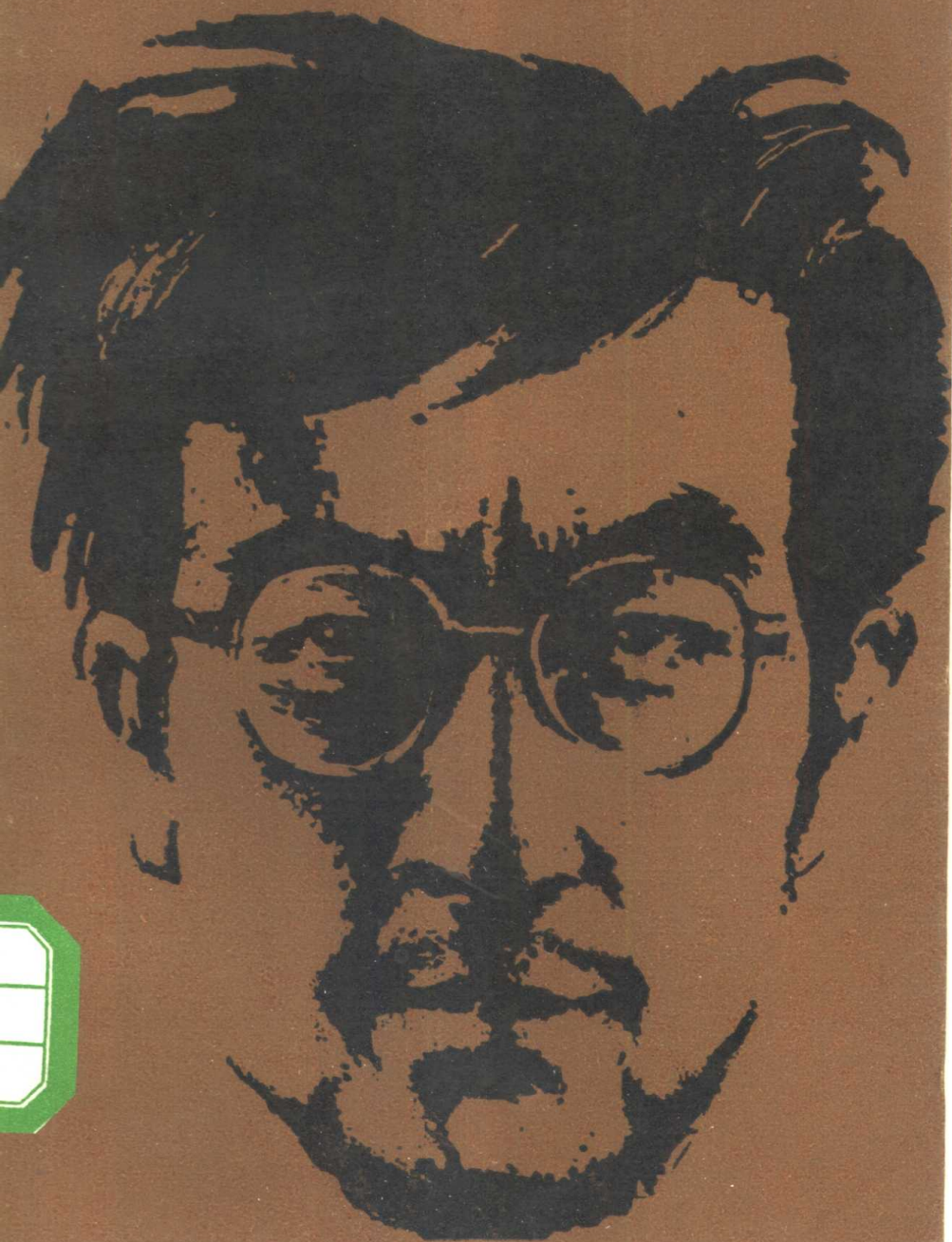


大将蒙难记

王 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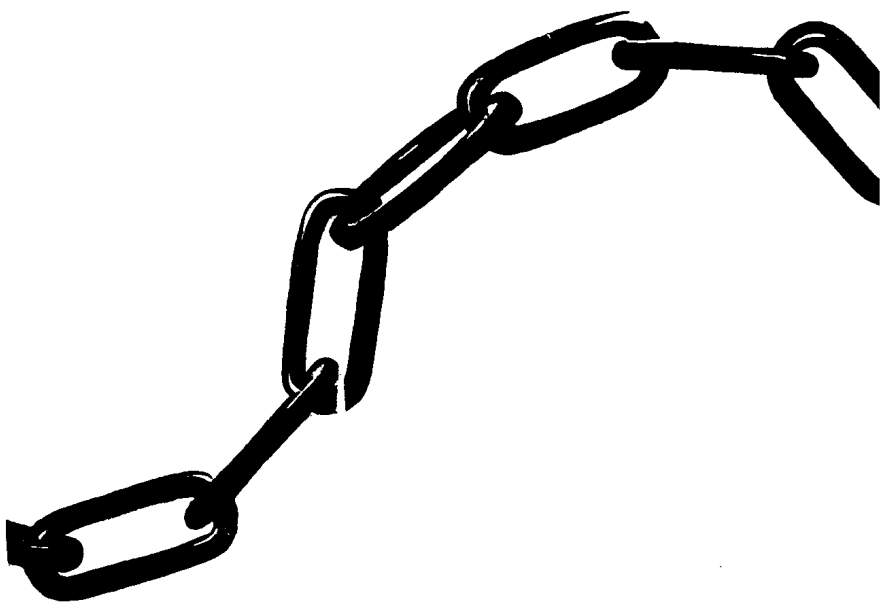


大将蒙难记

王 军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福州



大将蒙难记

王 军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7777印张 2插页 90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765

书号：10368·25 定价：0.95元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三三年春，我军屡建奇功、威名赫赫的战将陈赓，不幸落入上海英国巡捕房监狱，随即又被引渡给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一时，陈赓的蒙难惊动了各方。蒋介石、宋美龄亲自出马，不择手段地诱降，甚至卑鄙地使用男女同监、男女同铐的拙劣伎俩，妄图软化陈赓。陈赓大义凛然，以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妙地配合我党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的营救活动，最后得以脱险。

《大将蒙难记》撷取了陈赓大将一生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惊险味道的这一段生活为素材，以白描的手法、明快的节奏，迅速展开故事，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陈赓的英雄形象。作品语言简洁，脉络清楚，成功地以一个又一个攫人心弦的悬念和出人意料的结果，形成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25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海英国租界巡捕房阴森森的监狱大门，
哗地打开了。一线亮光透进黑暗的牢房。

三四个缠着红布包头、俗称“红头阿三”
的印度籍巡捕，把一个面带刑伤、脚锁铁镣的
男子，拖进牢房，摔在地上。

这个受过酷刑的人，年近三十，中等身
材，体格结实，英俊的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他就
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威名赫
赫的战将陈赓。

牢门复又关闭。牢房里一片死寂，整个监
狱都陷入死寂中。只有高高的铁窗上，时而掠
过探照灯的光柱。

陈赓衣衫破碎，皮开肉绽，昏迷不醒。他
倒在牢房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

忽然，牢门外现出两个人影，一个是年老的狱卒，另一个是曾经护送过陈赓的地下党员麻老广。

狱卒四顾无人，向牢房里小声喊道：

“喂，醒醒，你家里来人了。”

陈赓没有声息。

麻老广着急地敲了下牢门：

“王先生，我是老广，给你送吃的来了。”

仍然没有声息。

这时候，监狱的通道里传来刑讯的惨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

狱卒大惊，急催麻老广离开。

麻老广无奈，掏出两只上海街上常见的炉烤大饼。从铁栅栏牢门中扔进牢房。

一只烧饼，落在了陈赓脸上，他的脸抽搐了一下，随之呻吟出声，睁开了朦胧的眼睛。

“王先生，我是老广，给你送东西来了……”

陈赓猛地坐起，麻老广已经被狱卒推走了。

陈赓看着麻老广的背影，颇有些失望。他神志清醒过来，环顾四周，知道现在所处的

环境是牢房。他想起来，这一次，他在上海治愈了腿部的战伤，明天就将要离开这里，前往中央苏区。今天，他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叫“阿连”的叛徒坐在一起。阿连看到他的时候，装作没有叛变的样子，拉扯着跟他谈话。他立即借口上卫生间，从电影院里出来。叛徒在他身后紧跟着，缠住不放。他疾步快走，想把叛徒甩开。可是，他腿伤刚刚治愈，跑不快，终于被叛徒拖住，两个人就在马路上厮打起来。他狠狠一拳，把叛徒打倒。叛徒躺在地上，拼命地吹起哨子。四周的英国巡捕闻声而来，围住了他。他被当场逮捕了……

陈赓楞了一阵，发现了地下的烧饼。他拣起一只，闻了闻气味，吹了吹尘土，掰成两半，饥饿地吃了起来。接着，又拣起第二只烧饼，刚一掰开，里面露出了一截铁锯锯条。

陈赓顿时大悟，一股狂喜情绪涌现在他眼里。他紧紧地握着锯条，目光射向高高的铁窗。他出神地看着，高窗的铁条竟被轻易地锯断了，现出一个足以钻越的缺口——这显然是他企图越狱的想象。

陈赓下定了越狱的决心，先把烧饼掰成碎块，塞进嘴里，然后挣扎起身，挪动伤腿，摸到窗下，踮起脚跟去攀窗口。

窗口太高，攀了几次都攀不到窗沿。

陈赓咬紧牙关，纵身一跳，终于抓住了一根铁条。当他再一纵身，又去抓第二根铁条时，左脚却蹬空打滑，伤残的右膝碰到壁上。一阵巨痛，他跌落下来，又倒在地上。

探照灯光又射进了窗口，光柱掠过了牢壁，掠过了陈赓惨白的沁出了汗珠的脸。

陈赓顽强地抬起头，犀利的目光仍然盯着高窗上的铁条。参加革命以来，他曾经数度历险。然而，凭着他那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均化险为夷，依然活跃在革命队伍中。现在，这座殖民主义者的监狱，能否禁锢得住他呢？！

二

陈赓的蒙难，象注入一种强烈的催化剂，

使上海英国租界殖民政府——英国工部局各部门的反应加快了。

夜，已经很深了。工部局政治部的一间四壁无窗、闸门紧闭的密室里，英帝国主义特务头子汤姆逊，坐在他的大写字台边，用放大镜辨别着一张张照片。

精致的放大镜，放大出一张张陈赓在不同时期，穿着不同服装的照片：

黄埔军校中的陈赓，身穿学兵制服，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

北伐战争时期的陈赓，佩戴着少校军衔，英姿勃发；

上海地下活动中的陈赓，西装革履，派头十足，脸上露出顽皮的神气；

鄂豫皖苏区的陈赓，头戴五星八角帽，站在缴获的炮车上，向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训话，威风凛凛；

最清晰的一张，还是他一九二六年冬留苏学习期间，与同学顾顺章的合影。照片上的陈赓一反常态，变得端庄、严肃，跟背景上的一幅反映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油画的气氛十分和谐。

“还有什么资料？”汤姆逊问道。

他的助手——一个金发碧眼、身着西式女军装的妖艳女人说：“所有的材料都查过了，就是这些。”

汤姆逊说：“你认为，他们是一个人吗？”

“是的，都是陈赓。”稍停，助手又说，“如果您还有怀疑，最好的证人，就是他的这个老同事。”她指了指那张合影中的顾顺章。

汤姆逊按了下电钮，密室的闸门开了，一个英国侦探将顾顺章引带进来。

顾顺章油头粉面，西服笔挺，一副绅士式洋人的风度。只是他那双突出的暴眼和上翘的鼻子，显得面目丑恶，十分可憎。

“啊，密司特顾，您已经来了，”汤姆逊熟悉地招呼起来，“请看一下，你认识他吗？”

顾顺章一看摊在桌上的照片，不加思索地答道：“陈赓！”

汤姆逊说：“你还没有仔细看哪……”

顾顺章说：“不需要细看，汤姆逊先生，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他拿起那张合影照片。

“这是七年前，我们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期间的合影。这一张，是我们在C. P. 总部期间，也

就是在上海这里，和阁下的包探们斗来斗去的时候……”

汤姆逊不耐烦地：“好了，我只要你看准，他到底是不是陈赓。”

顾顺章陪着笑脸：“千真万确，我就象认识自己一样地认识他。”

汤姆逊满怀希望地问道：“那么，你能促使他也象你一样，跟我们合作吗？”

顾顺章同样不加思索地说：“不能。”

“密司特顾，您要明白，我们和蒋先生一样，非常相信您的影响和能力，因为您曾经是C. P. 总部的首脑之一，是他的上司……”

“对于他，我不能发生任何影响。阁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把他处死。”

汤姆逊的脸色不悦了：

“可是，我必须弄清楚，他为什么又回到了上海；他们的总部，是不是也回到了上海……”

“他不会讲的。”

“不，我一定要叫他讲出来。否则，我们租界里又要大乱了。”

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

汤姆逊拿起电话耳机，厌烦地应了一句。当他从那娇滴滴的、纯正的英语对话中，听清了对方的声音，知道跟他打电话的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时，立刻变换了姿态，敬重而亲昵地说：

“啊，蒋夫人！我真没想到，这么晚了，您还会来电话……”

三

南京。昏暗的月色衬出蒋介石官邸的轮廓。

蒋介石的卧室里，宋美龄正握着话筒，仔细地询问。英国巡捕抓住共产党要犯，这对于她和蒋介石都感到有些突然。

宋美龄穿着软缎睡衣，对着电话耳机用英语问道：

“汤姆逊先生，你们抓到的那个神秘人

物，确实是陈赓吗？”

耳机里传出汤姆逊的英语答话。

宋美龄回过身去，对躺在床上的蒋介石说：

“是的。他敢肯定……”

蒋介石欠了欠身子，操着很重的浙江口音说：

“真的吗？是黄埔出来的那个陈赓？”

宋美龄以英语快速地询问，边听汤姆逊的回答，边向蒋介石翻译：

“顾顺章已经认出他来了，就是你那个黄埔学生，现在是徐向前匪部的师长……噢，不，最近已经提升为徐的参谋长了。”

蒋介石更加惊讶了，一骨碌从席梦思上爬起来，边穿拖鞋边自语似地说：

“这就奇怪了，前线的电报一直讲，徐向前和陈赓残匪，正在向四川流窜，怎么他又忽然跑到上海去了呢？”

蒋介石趿着拖鞋奔向电话，抓过耳机，欲直接询问。忽一转念，似觉不妥，旋即又小声地对宋美龄说：

“你问他，是怎么抓到陈赓的？他怎么会出现在上海？”

宋美龄用英语把蒋介石的问话在电话里重复了一番。

电话先传来汤姆逊疲倦地打呵欠的声音，然后道：

“是他过去的同党，很偶然地发现了他。至于他为什么又回到了上海，他们的总部是不是也回到了上海，现在还没有招供……”

蒋介石凑在电话机旁，神色颇为紧张：

“大令，叫他一定要看好陈赓，无论如何不能给他跑掉。因为他学过‘契卡’那一套恐怖手段，而且他本来就很凶，最善于逃跑……我……我要马上派人去……”

宋美龄对着耳机，用英语重述着他的话，口气也十分吃紧了。

四

西牢的后院，正在进行引渡陈赓的交接。

一辆红皮铁甲囚车在隆隆作响，十多个国民党宪兵等候在车旁。

汤姆逊将一袋卷宗，交给了宪兵中的一个少校军官，又指着手中的照片说：

“他就是你们委员长要的人。”

少校接过照片看着。

汤姆逊：“这是个顽固而狡猾的家伙，你要特别小心。前几年他在上海活动过，曾经骗过了我的探长和所有的包探。”

与此同时，牢房里的陈赓已经苏醒过来，而且已经锯断了脚上的镣链。此刻，他正勾着手腕，极力锯着两只手铐中间的铁链。

牢门打开，红头阿三们闯进牢门，架起陈赓便走。

陈赓未能如愿，惋惜地摇摇头。

红头阿三们发现陈赓脚上的镣链已被锯断，惊讶地叫起来。

陈赓被押出了监狱的铁门。一个巡捕将那副被锯断铁链的脚镣送到了汤姆逊面前。

汤姆逊诧异地看着刚刚锯断的脚链，又看看陈赓，他不能不感到惊讶。他回头对少校说：

“看到了吗？他真的要逃跑。”

“啊，是的，……”少校张大了眼睛。

“你能保证把他带到南京吗？”

“能。我有可靠的囚车。”

“不行……”

“我还有一个班的宪兵，轮流着押。”

“也不行，他不是你们通常押解的政治犯。”

“我知道，他是个带兵官。”

“更重要的是，他还会武术……”

“武术？！”

“对。你们中国那一套刀枪剑戟，飞檐走壁，他都学过。”

“啊，飞檐走壁？！”

“总之，他善于格斗，善于逃跑！如果他半路跑掉了，你们委员长会枪毙你的。”

“汤姆逊先生，我……我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汤姆逊轻蔑地白了他一眼，回身向监狱方向拍了下巴掌，做了个特定的动作。

少校眨巴着眼睛，莫名其妙。

片刻，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囚，被拖出了监

狱的铁门。

巡捕们将女囚拖到陈赓身边。两只毛茸茸的大手打开一副手铐，把一只铐锁扣上她的手腕；又从陈赓手上卸下一只铐锁，与女囚的那只空铐锁扣到了一起。

铁链叮当，镣铐闪亮。

陈赓大为意外，一时不明其意，只是不露声色地观察着、思索着。

女囚则吓得缩成一团，懵懵懂懂地任凭巡捕们摆布。她有二十出头，容貌姣好，衣着不俗，穿一件线呢旗袍，罩着绒线外套，胸前别着一枚“圣约翰大学”的徽章，从外表看，显然是个洋学堂的学生。当她看清了自己的手腕和一个须发蓬乱、面带伤痕的男囚手腕锁到了一起时，便蓦地张大眼睛，失声惊叫：“啊，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陈赓的左臂，被她挣动着的铐链扯得直晃。但他仍然审慎地观察着。

汤姆逊又向巡捕们做了个手势。

巡捕们将陈赓和女囚架向囚车。

女囚挣扎着大叫：“我不是强盗！我不和他——不和他在一起……”